

隆冬因其酷冷而常常不被人们留恋,可是总有人喜欢落雪时的纷纷扬扬,抑或晶莹剔透的冰面上,冰刀刻下通向落日尽头的轨道,这也许代表了理想。但那多半是我们的想象,想象它如同烟花三月般的春天属性,或者,想象它所指向的人生道路有着纯洁而清亮的格调。毕竟,漫天雪花飞舞的天空之下,是泥泞狼藉的地面;冰刀刻下的是理想,亦是伤口,泥紫色外翻冰碴,也许是生活无处安放而外溢的狼狽。

好吧,在酷暑的七月谈论隆冬,其实不合时宜,但那是我下班途中的某种联想。对,下班,不是上班。夏日傍晚,五点多,陕西南路的咖啡店在街边摆出小圆桌和折叠椅,服装店的老板娘却躲在店内不愿意放出冷气,我猜测,她的客人与喝咖啡的客人对炎热的耐受度并不相同。我的下班路途还会遭遇某种阻拦,新乐路口,光头中年男人或者微胖盘头女人:美女,看看衣服吗?外单……

好吧,让我们再次回到隆冬的记忆。亦是下班时分,那一日酷冷,没有下雪,便不能模仿烟花三月的纷纷浪漫,太阳虚弱却不甘心提早收工,散碎的光线落在街角,凛冽的风把整块寒冷撕裂,空气亦是扎脸。经过新乐路口时,我忽然想到光头男和盘头女,那一日我刚从一场研讨会的主持人岗位上结束工作,倘若他们坚守在寒风中,我确信,我光鲜亮丽的衣着会让

自己成为他们的目标顾客:美女,看看衣服吗?外单……

很遗憾,他们不在,寒冷驱赶了做露天生意的人。我不禁失望,悻悻然站在路口,等红灯的当口,我发现了我的孤独。好几个行人不顾红灯,穿过新乐路,向淮海路走去。因为冷,我原谅了那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,也原谅了自己的虚荣。

绿灯亮起,准备开步,忽听一个高亢甚而金属感的声音,是旋律,对,有人在唱歌。循着声音看去,街角,落下一束虚弱的夕阳的电线杆子下,站着一位中年男人。是他,他在唱歌,熟悉的旋律,令我想起意大利的夏日,那不勒斯,港口,烈日下的女人卷发披散,细腰隆胸摇曳而过,热浪氤氲下,播撒着热烘烘的性感与激情。街角的歌声追随着她,目光亦是为她而迷离……他持续唱着,卡拉OK平均水平,并不完整,但我听出来了,那是一首真实存在的歌,外国歌。

绿灯亮起,我没过马路,我站在街口听他唱。我是他的目标观众吗?可他并未看向我,他一只手撑着电线杆,另一只手叉着腰,高高的发际线下,是巨大而苍白的额头,不胖,却有些浮肿。他深蓝色棉风衣泛着显然的白,一种潦倒的旧色,可他的衣襟是敞开的,他还昂着头颅,抬着下巴,这代表了胸怀和姿态,我想。

从乌鲁木齐向奇台出发,一路看到不少没有树木的土地。新疆太大,夫安说,新疆没有绿色的地方也不少。抵达奇台农场已是中午,吃了当地颇有特色的搅土豆泥和拉条(一种筋道的面食),抖抖一路汗湿的衣衫,驱车重新上路。请我们吃饭的是多年未曾见面的好友沈虹,她本是团场的播音员,退休后热衷于为作家们朗诵文艺作品。我的几篇拙作被沈虹老师朗诵过。沈老师是“疆二代”,对农场生活有感情。她说:奇台面食好吃,与这里昼夜温差大、光照时间长有关。这里是建设兵团六师下属的农场,这里的土地,已与沿途所见大有不同,我不得掏出手机录像。公路两旁的田野里,刚收割完的麦子,麦秸躺在地上,打包机在打包,麦

们被打成被子一样搁置在田野里,让我想起一幅西方秋收的油画。田地金黄,夫安说,颇像刚生完孩子的母亲,安详地躺在那里。新疆的天很蓝,蓝成蓄谋已久的模样。我看着层叠延伸开去的群山,那些匍匐的麦子、摇曳的麦浪,黄的耀眼,青的可爱。此时,正是麦子们与大地再一次告辞的日子,像每年一度的毕业生离校,麦子们装点着田野,让大地更有层次感。

车越往里走,就多了些风的清凉,好像远处的森林向我们发出了请柬。我请教夫安,这些茂密的塔松,是否人工种植?夫安回答,这不会。车到中途,停车远望,金色的麦地和油绿的塔松构成对比,最有技巧的画家也调不出这样的色彩。一座座蒙古包耸立半山腰上,怎么看怎么好看;收割后的麦田,显出收割机圆润的麦秆,让人感觉到收获者内心的喜悦充满了那么多丝滑之美。大山之上,竟有这样的层次分野和唯美感召——一块云彩挡住了阳光,在塔松和麦浪之间,映衬着有光有影的轮廓,看一眼会醉了眼睛。你会感谢天空的白云,让塔松和金黄的麦浪,有了些完美的衔接。

走近一棵树,那种叫塔松的物种,靠近它,树荫下没有一棵草,不像东北的原始森林,林下可以长出野山参,塔松像一头大牛的腰杆一样粗,估计要两个人才能环抱过来。夫安的分析颇有道理,这些塔松不像人工栽植的,或许是小鸟衔来种子,或许是大风刮来,估计至少也有上百年的历史。车停放在山顶,向下走,有一种草,夫安说千万不能碰,一旦碰上,皮肤会极端瘙痒。我看着有羊肠小道通往山谷深处,不顾这

芒种过后,小麦已经被收割,麦地上站着参差不齐的麦茬。有的地段点上了玉米,钻出了少许的嫩芽,弱不禁风;有的地段还没有播下种子,空空如也。

这是我从小城回家,穿过汴州小镇后,看到的。

多年来,看到庄稼长势好,我就开心。看到庄稼长势不好,我就伤心。虽然我不种庄稼也有30多年了,但见到庄稼,我依然会怦然心动。把庄稼比作我的情人,不为过。毕竟我和庄稼一起朝夕相处也有30多年。

干旱是常有的事。《利津县志》记载:历史上,旱灾多于涝灾,大旱平均十年一遇,中旱平均五年一遇,小旱几乎一年一遇。又载:1664年(清康熙三年),大旱成灾;1786年(清乾隆五十一年),大旱成灾;1875年(清光绪元年)大旱灾重,岁大饥,人相食;1920年(民国九年),春夏大旱;1972年,春大旱,播种困难;1982年,春夏大旱,农作物减产。

播种关乎于节气,无论干旱与否,都要把种子埋进地里。

农谚道:白露早,寒露迟,秋分小麦最适宜。秋分时节,庄稼人将种子播撒到沃土里,种子很快就发了芽。到了12月份,随着气温降低,小麦开始越冬。第二年春天,气温回升,小麦返青,接着拔节、孕穗、抽穗。到了5月底或6月初,小麦就成熟了。

开春的时候,小麦是要浇一遍水的。之后,无论下雨还是不下雨,小麦都能够成熟起来。墒情好,产量就高,墒情不好,产量就低。无论墒情好与不好,都不至于绝产。

芒种三日至麦茬。割了小麦就要点种玉米。多少年来,庄稼人的种地方式大多是这个样子。也有种大豆或其他农作物的,但不多。

割了小麦能不能点上玉米,对庄稼人都是一个考验。

大多数年份,点上种子,等雨。也有

心的儿女护卫着爹娘,还有很多依然插进泥土里。

走了很久,大家决计沿着相对和缓一些的山坡返回,没想到越爬越感觉到四肢乏力。多亏我有平时锻炼的基础,不至于让我能消耗殆尽。爬至中途,早已汗流浹背、气喘吁吁了。伊边抚着草地边往上攀登,草地上有很多牛羊粪落在上面。想必牛羊会沿着这样没有道路的地方跑上跑下,人有时真不如牛羊啊。我们终于爬上了陡坡,回头望,万沟壑掩映起来,那些塔松们依然壮硕,牛羊依然安静地吃草。向前看,地势要比这边和缓了许多。再往前走,该到了一碗泉的源头了吧。想必源头的一碗水,日积月累,竟成了一条不断的溪流,让牛羊们有了欢快的牧场。不知谁好大喜功,把“一碗泉”叫成“一万泉”,真是坏了这唯美的景致。

爬上山顶时,已是晚上八点半,此刻太阳依然悬在空中,在内地,此刻人们早已开始晚宴。但新疆的万物生灵,依然鲜活在阳光下。在舒适的草地上走几圈,看看那些已割的金黄麦田和还没割的泛青的麦地,再看看那些成群结队的羊群。你会突然为一碗泉的景色所感动。在塔松掩映里,一群自由觅食的小鸡走来走去,两只苍鹰盘桓在山峰间,一只狼狗竖起耳朵。枣红马甩着尾巴自由自在地在草间穿梭,我看着当地牧民骑着一匹马行走在山顶,依稀看着他抱着一个乱动的孩子。我也想抱着一只羊,与一碗泉的万物生灵来一个大合影。

晚霞夕照时,我还沉浸在这美景里,自由地荡起了秋千。

的年份,连种子也点不上,也要等雨。干旱的年景十有八九。有一年,种子是点上了,但不出芽了。轻轻拨开土壤,种子已经被滚烫的沙土煲干了。

哪一片云雨有雨,庄稼人不知道。哪一天天下雨,庄稼人也不知道。但庄稼人坚信,一场雨一定会来。

庄稼不会绝望,庄稼人也不会绝望。

不经意间,一场小雨还是淅淅沥沥地来了。就是这雨过地皮湿的小雨,复活了种子的梦。那些埋下去的种子,倔强地长出了嫩芽。它们艰难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,一天天备受煎熬,却不喊一声苦,不叫一声冤。早上醒来的时候,一棵棵庄稼对未来充满着憧憬。不多时,太阳慢慢升高,像一个大火球,悬在了空中。田野上热浪滚滚。这时,一棵棵庄稼在冒了烟的土地上,无精打采起来,懒洋洋的,几乎站不住了。它们预感到自己快要死了,但还是默默地给自己加油,给兄弟姐妹鼓劲,要像庄稼人一样坚强起来,纵使刀山火海,也要活下去。就这样义无反顾,就这样大义凛然,绝不倒下去。夜深了,它们的叶子又舒展开来,心也平静下来。黑夜给了庄稼绿色的梦。

庄稼在这样的环境里,死去活来的,十天,半月,甚至更多。

“投之亡地然后存,陷之死地然后生。”总有转机。每年,就在庄稼与生命决绝的那一瞬间,天上布满了乌云。

总有一场透地雨,如期而至。一场夏雨,满地芬芳。

这是庄稼期盼的,也是庄稼人期盼的。

在风中在雨里的一棵棵庄稼,鼓起掌来,笑出声来。庄稼一生追求完美,追求辉煌。这也许就是庄稼的品格。

其实,庄稼的一生,就是庄稼人的一生。

庄稼的一生,是无私的。庄稼人也一样。



山在那里 (中国画) 杨正新

### 在夏日留恋一个隆冬

薛舒



会“发号施令”的签名本

贾明进

### 十日谈

喜欢作者能在签名的同时写上一句赠言送给我,收集这些赠言有无比的乐趣。

责编:郭影